春樵隱士家稿

挂冠出嶽集

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3
2

文庫11
A1123
2
柳田泉文庫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二

湖西　琴希聲廷調著

男改　紘世音錄

挂冠出嶽集下

重刻長慶集序

此是白香山先生質之老嫗而錄之集也先生平日每一首成必質之老嫗蓋其心專要其詩之平和易解也夫易解則通俗通俗則人多傳之吾今贈人以詩或文人能解之十無二三避難就易古今之人情千年之前

亦當如此宜矣先生勉令平和易解而必質之老嫗也先生之作老嫗猶能解之而況不爲老嫗之人無賢無愚其誰有不能解者乎先生在日禁省觀寺之中郵堠墻壁之上無所不書其詩自王公妃嬪訖牛童馬走無不口其詩者是無他易解而通俗也既通當時之俗遂及後世之久在海西則晩唐一家之新體而人或以爲俗詩在日本則

嵯峨朝有求法僧其寫此集而東歸 天皇深藏秘閣此其濫觴也於是小野參議菅原丞相大江相公菅原三品等之群賢咸以爲詩祖凡弘仁承和之間延喜天暦之後莫有不讀此集而摹寫其作者雖宮娃官人紫式部清小納言之徒亦皆讀而雜綴其言降及于今日臺閣之上以爲必讀之書倭歌者流以爲引証之書俗部之朗詠雜樂之謠曲皆采于此集而古今不變又易解而通俗也吾爲貴族毎講此集先生之言今尚滿目如與先生且暮相見先生叙情則叙人人心中之所有寫景則寫人人眼中之所見叙心中之所有故能令人心感寫眼中之所見故能令人眼明人人同一心眼世

世同一文字人人易解而世世易傳此先生之所以當初質之老嫗而通達于世世代代千千萬萬之人情也然而近時民間之作者競趨奇險易解之作差少而不易解之作多有之先生所作之易解却是不知解之或謂臺閣之陳體而避去或謂元白之俗樣而併駁先生之知音殆將落落浪華書肆河内氏有慨于此重刻此集其意懇懇令人能解其易解不亦今日之一老嫗乎

秀餐樓詩集序

秀餐二字取諸秀色可餐之義秀者精英之色也淑粹之氣也餐者飲饌也或問秀可以爲餐耶不可以爲餐耶廷調答之曰善餐之人可以爲餐也不善餐之人不可以爲餐也夫善餐之人也者其於天下之一切山川草木風雲月露之類固不借烟火不勞齒牙而必至以盡餐其秀也蓋其眉下別有眼睛其胸中別有肺腸能鑒不可餐之可餐而自餐之者也譬如學仙之人不食人間之烟火吸以沆瀣餐以朝霞自凡界之人視之則以爲是不可餐也其於學仙之人則其眉下別有眼睛其胸中別有肺腸能鑒不可餐之可餐而自餐之者也

因以謂學詩之法與學仙之法無二只管要不食人間之烟火也夫黍稷也稻粱也人人餐之以貴其穀粒試令學仙之人餐之亦安知其無不嘔噦近時學詩之人到處多有之而問其所蠹曰宋元也曰明清也人人蠹之以喜其糟粕恐有貽上界詩仙之嘔噦要識學仙之法須勿食黍稷稻粱之穀粒欲知學詩之法亦須勿嘗宋元明清之糟粕吾願得善餐之人而以論秀餐二字菊池子固夙以二字名其樓又名其集不知其眉下別有眼睛其胸中別有肺腸能鑒不可餐之可餐而自餐之者乎否更願令其人其於天下之一切山川草木風雲月露之類不借烟火不勞齒牙而必有所盡餐其秀而已凡有山川則必有風雲有草木則必有月露何處無山川草木何時無風雲月露若夫山川之秀各有其處右而望之爲峯之處左而望之爲巒之處延望則爲嶺之處仰望則爲壁之處壁立千仞瀑懸泉迸之處原泉混混爲溪爲澗之處溢而漲岸之處曲而繞坡之處漸流遥去而爲江爲海之處悉皆有風焉有雲焉有月焉有露焉而自然發精英之色散淑粹之氣是其秀者

也又草木之秀各有其時在原在野生生長長之時在園在林欝欝蒼蒼之時在階庭之前綻妙花結奇果之時在籬落之下延蔓上架匍匐布地之時在寺觀在村家松栢年古桑麻春老之時在江浦在湖濱楊柳凝翠蒹葭抽緑之時悉皆有風焉有雲焉有月焉有露焉而自然發精英之色散淑粹之氣是其秀者也苟有人隨其處又乗其時攬取其靈秀餐而爲性情吐而爲文彩此之謂善餐之人也子固居秀餐樓上其於一切山川草木風雲月露之類應無所不攬取又作秀餐樓集其於一切山川草木風雲月露之類應無所不盡餐苟善餐之則其精英之色其淑粹之氣應爲詩家之沆瀣朝霞貯之胸中行之筆下其功積而完之則應有上界詩仙之秀出自秀餐樓上也廷調平生論學詩之法只管要不食人間之烟火今於序秀餐樓集不覺絮絮而語之子固以爲何如

十洲遺稿序

十洲善詩與書畫而最得意滿面者詩也自若狹移住都下以詩與書畫餬口焉一旦溘然而逝有老母有幼

兒女亦應有遺詩而其母不知沒何處其兒女不知寄
誰家抑其詩不知落何人之手也既而聞其詩在越後
之識十洲者之手適會若狹之識十洲者之欲刻其詩
余爲馳書乞之于越後始得此稿十洲之在世與如亭
柏永日相識永日爲序此稿十洲沒後稿亦失所在越
後之識十洲者百計捜索而入手欲爲刻之令永日再
閲之永日又跋此稿越後之識十洲者三人各捐刻費
若干金以托一書肆書肆私金而不刻之永日亦死遂
逃其咎曰辱托之金爲永日之窮姑貸之永日不償而

死人金俱亾無奈之何余以謂永日不羈窮而借之借
而不償或有其事商賈射利之徒而枉己救人豈有此
理又以謂商賈之私金此其常態何必深咎之爲商賈
所私此稿之至今不刻是可悲也夫韻人才子鏤心織
辭雖一字之奇一句之工其誰不得意滿面苟刻而行
之公之于天下亦是得意滿面矣十洲一逝殆垂二十
年而其詩未刻雖其詩未刻而其家猶存其子繼業則
余何爲悲之惟夫苦吟終身窮死無後則其所得意滿
面者作朝露而消化暮烟而滅不亦悲乎余識十洲又

識永日而今二鬼俱爲一商所厄人不知之官不禁之信是可悲哉頃日與若狹之識十洲者相謀而刻之附贅此序聊爲永日雪寃以慰十洲于夜臺也當年十洲家在余隣街常以詩與書畫相娯花欄月窗張飲闘吟其所得意滿面者畧在此稿自今以往使其得意滿面者公之于天下也如烟之再颺如露之重耀地下之有喜也無疑余亦足散經年懐舊之情而已嗚呼前越後之人與永日謀而未刻後余與若狹之人謀而始刻鈎是識十洲者其誰不欲刻此稿雖然前後俱有天焉未可必咎商賈之挾私也

棲碧集序

西讃牧棲碧欲刻其詩遠赴江戸乞柏如亭之一言又在江戸寄書於京師乞余之一言夫江戸之作詩善文者不知其有幾百人而不此之求擇一人於幾百人中而乞之是如亭之所以不得不題一言也又京師之作詩善文者不知其有幾百人而不此之求擇一人於幾百人中而乞之是余之所以不得不題一言也棲碧刻苦作詩又刻苦乞言東西奔波不遠千里其志意可憐

余不得不題一言也如亭已題一言如亭有名之詩人其一言以蔽之而足何更乞言於不肖之余也其書曰不免一摹字者雖曰大家而不屑之著得一拘字者雖曰名言而不足取京攝之地人文麻集而不此之求者恐有不免摹拘二字也請兄勿吝一言其告志意如此其爲人之痛快未面而可知余亦不得不題一言也既而讀其詩則新奇百出想其人鉤弋隱僻震耀流俗者也古人有言曰白壁暗投多遭按劍余每每嘆息之若夫棲碧之詩試投諸摹拘二家則亦安知莫不按劍相眄者凡人心相同則相思相思則相感雖其地隔山海然而於其中間已有輊絲暗縈微息默度虛魄吮塵磁石呼針才子戀佳人佳人慕才子物類之相感同氣之相應勢已無奈也余未與棲碧相值而志意蚤已相合況其詩一讀而戀之則余之一言亦爲棲碧所慕亦何怪之余倍不得不題一言也如亭畧述其所以不得不題一言余亦書余之所以不得不題一言如此

古香庵吟草序

吟咏情之聲也詩詞情之色也情之不可遁必徵諸聲

音情之不可忍必發諸文采古今多少詩詞率皆自情
字内湧出讀其詩而想見其人其詩自似其爲人故有
春心多情士而出以綺言麗語不啻春心多情士而有
然烈忠事君如韓翰林而傳香匳之體制衰老歸佛如
白太傅而不能忘情于樊素况今僧侶而作艷情之詩
亦奚咎不似其境界乎西笑上人台嶽之老僧都也其
好詩易好色之心常云子美太白詩中之毛嬙西施也
山水煙花我家之紅袖翠黛也蓋昔人雲想衣裳花想
容又雨奇晴好之姿態看作淡粧濃抹之西子今又上

人有斯凝想未始非詩人之興情也予總角時識上人
于台嶽之下于三十年前今也挂錫于城西蕭寺齡近
古稀健如壯歲春野秋山獨往獨還以消遣光陰其詩
不貪多作不愧寡作唯是視聽眠餐未肯忘之起居行
止思之不措偶然得之倚窗之時或得之曳杖之處有
時得之杯酒之席又得之醉歸之路苟有得之則其心
如得佳麗人歡愛不釋脂粉其字綺紈其句裝飾改容
令佳者倍佳其樂不可言六十年来謝斷一切人間樂
事唯詩是惑溺所謂易色也雖然方外詩人未有譽乎

世譬之猶巖谷桂花自開自落者此集之出始放色香于人間也因名古香庵吟草上人之名自此馥郁矣予竊念之此集内眼看來則悉皆纒綿多情之文字宜入佳人纖手之披讀慧眼解了則不是纒綿多情之文字却是解脱無方之妙偈宜供虚無道流之轉讀字鍜句錬晝間推敲而未熟夜間必勞諸夢寐一集之成固非等閑之事業又宜苦心力學之人讀之讀書者累日踰月此集開巻掩巻數十遍讀之不過吹煙啜茗之間又宜劇職繁務之人讀之此輩之人讀之其誰不隨喜如

予識上人最久而今讀之則覺三十年間詩酒江湖醉花吟月之事逐一現影於我硯中究竟亦鏡花水月之觀也細心懷舊則自昔年迄今日送去迎来之事恍有忽無之状非夢而疑爲夢雖醒而猶不醒究竟亦夢幻泡影之觀也觀畢而質之上人不知上人如何會得

送詩僧宗阿歸仙臺序

昔者萬菴著江陵集當時稱爲鉢釬之滄弁其晩年自改其非賦山居四十律其體一變焉近世六如亦稱鉢釬之蕪陸其初年著巴陵集猶是江陵之餘響也既而

改其非著前後二詩鈔其體大變焉蓋萬庵之改其非人人不知改其非而以江陵集爲其本色六如之改其非人人不知其初年著巴陵集而以二詩鈔爲其天性以余論之萬與六異時同機俱皆詩之津梁者萬爲晩年之悟道六爲初年之發心也享保以降鉢釪之善詩莫若萬與六而蘊陸楊范之盛行于世實因六之施津梁而尋淵求源則萬已濫觴萬固開祖而六其中興矣嗚呼萬六倶亾鉢釪之無詩也久試問今復有誰仙臺宗阿師嗜詩之甚無晝無夜作詩之富日積月堆其在

鄕也住持龍寶之大刹坐撫松嶋之絶勝嘗著洗眸集以求江戸時流之評語又留寓京師著松庵集以求京師時流之評語今將歸其鄕曰不日亦將著華園集以求江戸時流之評語可謂盛舉哉余讀洗眸松庵二集竊味其言無有香火蔬筍之習氣不減時流才子之口調也夫鉢釪而免其習氣足與時流競彩華是師之才之美者也雖然余猶有遺憾焉以余觀之爲輪回詩者詩運滔滔流去不歸其流去也爲波爲瀾而波何常波瀾何常瀾瀾起而波伏波收而瀾亦自靜人間萬事是

立而非生非改而是亦自移人迷其是非而不決猶如不知津者之望洋而歎唯有津梁者能了其是與非改非爲是移是爲非謂之開祖又謂之中興而可也竊見今詩人其所趨尚如蘓陸楊范則已以爲晩徐袁鍾譚亦復不學之只是漁洋竹坨隨園歐北等之新集盛行往往爲其奴隷而省其所作以怪妄爲新以鄙俗爲奇擾擾鼓舌嘖嘖喧耳噫不亦是是非非顛顛倒倒之世界乎世無津梁者豈唯鉢釘而已乎師何不以萬六二公爲鑒今以師之年比二公改非之年比萬則頗早比六則太遲又傚二公改非之所爲傚萬則宜透金剛圏呑栗棘蓬傚六則宜懺悔其妄見而入止觀之地位抑傚師之家法則亦宜守其秘密教苟秘之密之守已之如覺而不失棄他之是非而不顧迨年漸老韻漸高品漸大而後方始爲詩之津梁者如余則既觀詩之無常身出没塵海而心蚤入無諍三昧一任世之是此非彼而已今憐師之輪囘不息與時流倶織妄業於余心有戚戚焉臨別喩之以竢師之異日改之

如意記

如意之爲言以搔痒如意也邦人以爲方外之具以諸菩薩執之諸講僧執之也凡殊方之執如意與邦人之執木笏同天子執之武將亦執之有指四坐麾三軍者又有講易以爲談柄者既無問方之内外又何論海之内外之爲今茲丁亥孟春覲謁　吉水尊寶親王親王掲珠簾坐寶褥令希聲跪於前賜以木如意一柄曰此物與汝爲談柄執之佩之以終永年希聲感戴禮拜而退謹觀其如意長一尺三寸刻作靈芝雙秀之狀同根連理纏綿綢繆備盡其奇工雕匠田中有常之所刻也

絡以紅絨綆便於佩腰挂壁也先是有披風一領故廣福真仁親王之所賜其製出于舜水談綺明人朱之瑜歸化在水戸日所着之服也西山義公好摸其製以充燕服又贈京畿諸貴族至今諸王公家往往藏之我廣福王府亦藏而傳之名曰儒服賜希聲者亦其遺製也希聲既服之無斁以爲不去身之服而今又有如意之賜添一不離手之具也希聲嘗掌嶽廟之祀當時冠袍不去身木笏不離手辭職後冠袍與笏久已挂之行止自在漫遊隨意是我身始得如吾意也而身尚有

爵級未全隨農工商爵叙何爵從四位下也業營何業爲諸貴族侍讀也所服何服所謂上下衣也所佩何佩所謂大小刀也上衣張肩下衣縛腰大刀三尺小刀二尺件件倶爲俗吏之服佩也既爲隱逸之身則大小與上下倶爲無用之長物矣我身雖始得如吾意而我服與我佩倶未得如吾意也一旦所服者披風是我服始得如吾意也所佩者如意亦我佩始得如吾意也然後乃今不去身不離手慰吾志願了吾受用者此如意而已若夫執之談經則明辨其旨理執之論文則審辨其氣脈欲窮經理之難窮欲續文脈之難續是吾技痒猶身之有痒患手之難到者有患手之難到之時用以搔抓方始覺快然自得如吾意也我願毎講一經解一文遇有難處則宜借靈於一柄思惟精熟無有談論之不到猶身之有痒直搔抓到手之搔抓不到之處而后快然自得如吾意矣遂記之以示子子孫孫

吉野笛記

吉野者何山名也姑借山名爲笛名也笛何故名曰吉野名以紀所出也所出在吉野故名曰吉野也不唯所

出在吉野而已所吹之人其心專在吉野故名曰吉野
也吉野之爲山古帝王登極之地也古帝王姑措之中
葉
後醍醐天皇旋幸自海西又南巡而蒙塵山中以爲行
在所焉當是時南北分朝海宇麻亂
神器未還之前雖正僞判然而　天步艱難豺虎塞途
苟有勤王之志誰肯可不痛哭乎
神器既還之後南北同統無復有正僞之別五百年來
普天下萬萬人誰肯不戴堯天乎生於五百年之後而

憶五百年之前雖其世已邈而其事之可痛哭者尚不
得不爲之扼腕切齒也南北之正僞水史筆之筆之史
事也非史者不得自筆之也庶人不得自筆則將何以
代之願借絲或竹快然一滌隱隱嶽嶽之胸塊也豊陵
泰君紀好吹笛嘗遊吉野搜索南朝之遺物過堀信房
者家相傳
天皇南巡之日其先世信増供奉　鑾輿於家家至今
無恙裔至信房系經五百年君紀乞其屋椽之古竹截
以作笛名曰吉野實爲五百年外之竹矣吾聞君紀慷

慨之士有時談及南北両朝則議論不斷于口貴正賤僞獨自扼腕切歯吾知其有至誠過人者也其好吹笛吾知其有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之意也又作此笛名曰吉野吾知其爲傾心於五百年之前景仰

吉野朝之故也然則獨吹此笛音節悲感可泣鬼神者吾知其代之痛哭便借以一滌隱隱嶽嶽之胸塊也生於五百年後之世而哭五百年前之事是五百年後之人而與五百年前之人爲黨也五百年前之人三千一心百萬異心若令君紀生於五百年前之世則吾知其不爲百萬人之黨而爲三千人之黨也嗟呼五世之韓不可忘義激之年號不可不用古來至誠之心皆然今幸有五百年來之家而得五百年外之竹索遺音于邈古抱至誠于今日止借一管七孔之呂律以一滌隱隱嶽嶽之胸塊豈可不嘉尚乎哉頃日君紀入京携笛來而吹之希聲提筆而記之將使世之人知吹之人之心專在吉野而后聞所吹之吉野笛也

貯雲樓記

五瀨詩人田君秉造一書樓取放翁小閣常貯雲之句

名曰貯雲其説曰樓在市井與雲遠而樓窗之所受西有鼓嶽東有熊嶽開雲之出沒朝夕不絶於望因名焉余笑曰子之所名取之于彼而遺之于我徒知雲之爲雲而不知非雲之亦爲雲也請爲子語而醒之夫雲無心而能起伏變幻無脚而能奔走馳騖其出岫之時絮絮然縷縷然轉眼之間盤旋爲龍蛇崎嶇爲峰巒或爲人物鳥獸幾多奇容其誰造之誰司之乎太虚固無心而其氣充滿宇宙周流六合不落形像不著見聞隱隱微微無聲無臭而虚極靜篤隨感隨應脉絡貫通往來

無間乍蒸而作氣乍凝而作雲莫期其然而然者也由是推之盡天地間何地無雲何物非雲方寸之陰可以棲雲焉毫髮之竇可以貯雲焉吾試擧雲之種類夫野馬也塵埃也均之雲之種類也游絲之纏花絡柳者斜陽之拂藍抹赭者亦皆雲之種類也其他茶煙之出窗香穗之繞案飛颺於目前入滅於空中亦皆爲雲之種類也吾輩平生拈鬚搆思有時一嘯則許多文彩欝勃筆頭氤氳紙上噴之雨散揮之霓横豈得不謂胸間亦有雲之種類耶吾故謂雲天之文章也文人之雲物也

合天人而一之之謂之學之極詣也若夫鼓熊雨嶽之巓
蜿蜒疊散皆非不雲而彼固無所待于我我亦不能招
致之如何貯以爲自家屋裏物乎吾所謂雲則異于此
其貯與不貯一係文彩之多寡何問彼雲之有無遠近
之爲今吾子入詩三昧不迷利害得失之頑霧不污彼
我是非之塵氛與彼閑雲之無心者異實而一致則雲
情與詩趣脈絡貫通自他平等無有分別夫如斯而胸
間之所湧樓中之所貯無非雲者雲豈凡常之雲而已
哉

春草園賞月記

中秋後一日亞相日野資愛公將賞月於紀士恭春草
園至期大雨迨暮較歇而猶未開霽殆將不見月矣然
公鞅掌無監之事不能別卜一夕强命駕而往希聲
等數人銜泥趨陪焉園既設綺莚張燈燃篝恍如白日
游魚潑剌驚禽毰毸荷葉始老而未致爛傷胡枝花開
繞籬雜茂主人拂徑導客凡園中之所有隨遇而睹隨
觸而賞口嘖嘖嗟嘆眼亦一刮矣公喜而逍遥池亭呼
所齎龍笛將試一奏客有善箏篥者希聲亦嗜濫吹於

是二龍笛一篳篥合奏數曲曲甫畢主人驚呼曰月出矣仰視則闇澹猶爲輕霧所遮如渾璞未磨者須臾而鎔彩遥射寶光漸奮如剖而示之如誇而耀之轉眼之間雲又抱妬乍明乍滅欲吐還呑究歸窈渺矣主人曰奇哉今宵之陰晦胡爲遽得一見殆是嫦娥爲大賓一洩其秘耶抑昔人所謂管絃吹開雲之奇驗耶然吹開纔一刻而陰晦如前夜珠之不還將若之何衆皆恨天慳莫不悵再出之難也希聲則有別見焉夫眼見之與最在暫時非待熟視長矚而始得者譬如讀書讀一行則有一行之樂又如作詩作一句則有一句之樂何必讀了一卷作了一篇而始以爲讀書作詩之樂事耶今宵賞月亦當如是觀今夫眼穿雲霧之底心馳霄漢之外只管欲見月而月不可得而見苟不可得而見而偶得一見之是如得難得之至寶者一見已有一見之賞心何必迎出送入仰天徹晨而始以爲賞月之佳與耶今幸陪尊客之綺筵裂石穿雲坐飛天之秘響開樽擧爵飽嘗水陸之佳珍縱令積陰不解通宵不見月其興已盛矧得一見連城璧則興不可勝言矣因書斯言

以博公之一粲併及主人

天橋記

是謂烏鵲架空吾亦不敢疑之是謂長鯨露背吾亦不敢疑之唯疑天何日而造之乎地何時而設之乎抑天有何意而築于無始之世乎地有何力而抽于無底之水乎天橋三十里松樹如薺歴歴横截海灣之中央直爲長橋之體勢矣橋之南北曰内外之海内海稍小而外海頗大其大之與小以橋之與山相去之廣狹而言之内海之洄涯其山曰樗嶺曰成相抱擁無有缺處抱

擁外海之山曰栗嶺曰黒碕雖抱擁而不盡得抱擁黒碕山缺與稻山對峙爲海門遠引空洋波瀾亦自大非如内海之平穏也天橋盡處曰截渡内外之所接狹如川流一跳可踰而潮進汐退焉舟往帆還焉文珠禪寺臨水沚而管領天橋三十里焉凡觀天橋之勝宜觀於高處不宜觀於卑處觀於高處者樗嶺也成相也栗嶺也黒碕也吾始觀之樗嶺之頂尋而蹈橋上三十里遂觀之成相之巓未曾於栗嶺黒碕而觀之或曰於栗嶺而觀之松根之白沙一帶連綿如線索之漂波上者故

一名素絲洲也成相之麓爲天橋之尾瞻望至截渡如其首然於成相之巔俯而觀之隱乎爲大錫杖之體勢故一名錫杖洲也吾始於樗嶺而觀之不以爲翠松之連水真以爲飛鴻之劃雲姑名之曰雁字洲亦可也雖未曾於栗嶺黒碕而觀之恐當不若觀於樗嶺之奇也且夫於樗嶺則横天橋而觀之於成相則竪天橋而觀之竪之而觀其奇于爲竪横之而觀其奇于爲横又親蹈橋上三十里合觀左右内外之海天樗成栗黒之山色未曾不嘆寔奇更奇也蓋自開闢以來有天橋自有天橋以来不騫不崩而至今日者身毒姑措之支那之十倍于吾邦豈有其比類乎大氐洲堤之似橋白公築之蘇公亦築之多是尋常汚瀆中之假搆興廢無常者也不翅白與蘇之所爲雖秦皇之鞭石較之造物者之先着則實可謂兒戯也嘗聞與奥之松嶋藝之嚴嶋倶爲鼎趾之奇景吾未見其二趾今已見一趾即欲把筆而銘焉宿文珠寺之夕竹原和尚藏先輩某記出而見眎凡庸之筆難堪讀之頗覺汚蔑天奇矣因以謂不有奇人則無奇思不有奇思無奇筆不有奇筆則亦奚得

敵天之奇絶耶吾願身作煙波釣徒終年徜徉天橋之下飽畜奇思飽磨奇筆而後方始得文敵奇稱文矣又願夢上鵲橋乞巧于天孫醒跨鯨背祈靈于冥若而後方始得一揮自有天橋以来之神筆矣今所筆者僅寫其影跡而已

澭湖山院記

澭湖山院在台嶽之麓爲西教寺塔頭前臨琵琶湖方外亡友慈謙之遺居也謙文字僧也曩時余以文字相交唱酬無虚日謙嘗師淇園翁一日迎翁于山院翁醉後倚欄曰佳哉此景唐人所謂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者即書澭湖山院四大字與之遂號焉既而謙倏忽化去余亦挂冠出嶽蓮社盟寒矣辛巳中元歸省嶽麓偶過山院今住持者曰玄曠亦好文字求余文以記余以謂淇翁之命號無謂不問海之内外不辨湖之異同取于彼而冒于此眼前一大湖千古一美名奈何埋没本號而假寵於未見之汚澤哉可謂太妄也雖然今不可改之亦妄解其義曰若夫澭湖山寺特以張説一詩傳聞乎千載不知何等靈場而有何等髙僧

住焉豈皆凡僧而無有以文字遺于後者也歟嗚呼人生有限而湖山無盡人生有盡而文字無朽全有盡之人生託無盡之湖山被之諷詠装之簡帙以馥郁乎肌冷骨腐之後則實人生之能事畢矣謙也詩筆倶佳苟得其壽則有超世絶塵之好文字與彼湖山風月之無盡者相倶無朽亦未可知也惜夫不遺其美而死名亦終罕聞今過山院只見淇翁墨痕依然猶存長與湖山發輝其耀乎此山院猶如灉湖山寺之有張説之詩則灉湖之義亦非無縁故豈以海外而外之乎先是余欲爲謙裁一哀辭未果今幸玄曠亦能繼前住持之遺韻於文字般若不斷其種蓮社將有二世遠法師焉此余所以一悲一歡而有此文也

溪琴山房記

溪之爲聲泠泠然淙淙然如笑如嘯如悲如哭不知緣何而發出其聲耶一條之水淵源于深山流而爲峽又流而爲溪石激之則鳴風蕩之則鳴其鳴必俟石與風而後方始能自鳴矣琴之爲韻亦然三尺之桐七條之絃有絃而張有指而彈指之與絃相値則鳴相觸則鳴

其鳴必俟絃與指而後方始能自鳴矣二者皆非無俟
而自鳴也非無俟而自鳴者非自然之聲也非自然之
聲者可謂因不平而鳴者也昌黎所謂物不得其平則
鳴者歟然而溪俟天以鳴琴俟人以鳴天固非因不平
而鳴者有人而聞之以爲有不平之意也離鸞別鶴烏
夜啼廣陵散之類因不平而鳴者亦固有之而琴本啞
者有人而彈之托以洩不平之意也苟能信溪之無聲
愛琴之無絃亦何論其溪聲與琴韻之爲庚寅之春無
絃道人來客于溪琴山房主人爲房索記爲記留道人

又携道人于前溪之上手提一嚢琴置之石上以供道
人道人不解絃索何以繙之不能繙之何以彈之不繙
不彈又何以作房記然說溪琴二字竊有一解焉溪本
無口琴固啞者是天而已不咎其無口不强其啞者是
順天而已君子之處世不過樂夫天命樂夫天命者其
人曠達其心悠暢亦是與天爲徒而已若夫石泉也風
籟也笑嘯悲哭者宮商也角徵也啞嘔啁哳者我姑爲
聾而俟之則彼將爲啞而答之豈有一毫不平之在彼
在我者哉主人富累千萬金得大自在進而無意于求

爵禄退而有餘于保天福有志而無不遂焉有願而無不適焉周年三百有六十日亦豈有一毫不平之於身於心者哉既無不平之心其於此溪何聞有其因不平而鳴者其於此琴亦何須有托以洩不平之意請主人不溪此溪不琴此琴也主人忻然笑曰諸因不平而鳴者韓以後千萬人有之不鳴其鳴鳴其不鳴以琴爲姓以無絃爲別字而獨自韻者陶以來經千餘歳方始得有道人吾將服膺之

題湖中八勝圖卷

湖吾園池也舴艋吾居宅也湖有八勝亦吾園池中之翫物也吾嘗盆其山硯其水泛宅于浩渺間於是一嶺一巖一刹一城一橋一帆一鳥一松亦皆翫取以滿囊是天賦之于我我以爲吾有也何等無賴子抛故園久棄舊宅荏苒京塵殆二十年當時以爲吾有者既以爲他有也薺堂主人持此卷來展而觀之八勝宛在几案便覺爲他有者又爲吾有也臥遊少日還之主人又復爲他有也

題十宜詠後

詩佛老人之詩平易清和行雲流水無心無味之中自有天機妙諳之處蓋其詩如其人讀其詩則如面聽其人之語言也春草園主人善書嘗搆草亭於園中每娯臨池往歳老人西遊京師過訪其園十宜之詠衡口而成主人裝之屏障以置坐右而其所詠之宜花宜月宜雨宜雪及宜琴書畫詩酒茶者件件悉皆主人日夜所翫之景物也日夜翫之而徵之其所詠則真是其所詠寫盡其所翫矣嗟呼西遊已昔東歸日久千里故人不能相見一屏墨痕可以爲別後之顔面余與老人善又與主人善毎来此園與主人俱語未曾不追憶昔年與老人俱来此園與主人三人並坐而笑語永日也今與主人並坐而此詩在側恰如其人之語言則亦猶三人並坐而笑語者又何憾乎不相見余作斯跋不敢自寫之假手於主人而後吾輩三人能事並藏於一屏中其爲三友終古無極矣

題嵐峡畫卷後

昔人以西湖比西子是愛翫西湖之姿容以比佳人也今將翫嵐峡假爲我西湖比之絶代佳人也嵐峡之爲

挂冠比嶽集下

姿容在花與山水蓋以花比佳人則山水爲其閨閤以山水比佳人則花爲其衣裳總以花與山水併比之絶代佳人也又棹舟入峡窈窕數里有幾多名勝皆如屬佳人而爲奴爲婢者也友人紀赤水以謂花時易歇山水難縮要必圖畫而翫之亦猶翫佳人肖像也頃日袖此横巻来乞余言初披之則自渡月橋迨法輪寺精細寫之是爲全圖更披之則幾多名勝一勝逐一勝巻舒出没焉既寫佳人之全身併寫其隨身之奴婢也又以謂竪而寫之其立像也横而寫之其臥像也此巻不唯一佳人臥像而已併及其爲奴爲婢者令其臥眠爛漫而翫之亦是臥遊之巧者

題紀春琴折枝帖

何物手能畫花至此非手之畫花惟才之如花則手之能得畫花也紀春琴詩才顆甚亦能畫花花亦與詩同艷也然則花是詩之現影詩是花之發聲一花一詩一影一聲聲不離影影能合聲可謂二美一致亦可謂一手二妙

題潢江詩畫巻後

梅佚與詩佛同舟還自浪華沿岸循渚所在之蘆葉蓼花之類數十種又所見之鳧鷗龜魚之屬數十品皆寫其真詩佛亦題數詩於其上蓋舟中銷閑之戲墨雖點涂疎率詩亦欠工夫而觀之可以見二子筆才之競美矣齋得示余余愛翫無斁

題誠齋題跋後

文之有大小猶字之有巨細細字雖形微皆手裏之鋒穎也小文雖言少皆胸中之神彩也揚誠齋先生爽神精彩照耀百世瑣瑣小品雖出于游戲而亦神彩之所發光皸射人者也昔年小栗萬年刻全集而鈔出此卷是先學其小者而後學其大者之意歟大者難學小者易學先易後難知所先後也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之道也吾喜萬年之起步于此又悲萬年歿而無爲已任者悲喜相兼而代其任于今日矣

題玄玄瓷印譜後

東寺玄玄子好陶瓷印將著瓷印譜餉瓷印一顆爲濡筆偏乞題言既乞于海外商人輩又乞于海内諸儒生余竊知其崇儒與商矣最後乞及于余余林下人非儒

非商又不知世間文字玄玄之乞之是何因縁耶余深
怪焉既而摩其項曰善哉善哉汝世爲真言道場之淨
人余亦頃日歸依建仁禪刹優入楞嚴三昧明知其以
佛縁来乞者也否則其文未啻而何爲乞之于儒與商
之外乎乃書而與之玄玄又將陶瓷印以餉之余不欲
獲其餉以爲摶埴不足添莊嚴莫若以閻浮提鑄之也

題豊太閤遺寶圖譜後

聚樂臺榭久已委灰塵桃山城營一敗之後屬樵牧之
所有不唯聚樂與桃山而已豊國神廟亦復廢壞而無

存赫赫覇業茫乎不可尋彌陀峯頭徒聞松風之颯颯
焉嗚呼二百餘年之跡爲二百餘年之夢生于二百餘
年之後而可懷二百餘年之古者其此遺寶歟遺寶若
干服飾與器用金玉燦目錦繍如林當年威耀之盛足
以想像焉若夫銅雀之瓦乾徳之鏡此其瑣瑣猶以爲
懐古好事之珍翫况此文禄慶長之豪具長存于我
王之府庫而傳之則自今以降雖歴千萬年而終不朽
矣但品類之夥不暇枚舉是所以圖譜不可以無焉耳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二終

010190523077
48-13594